

追問「万国」与「新」的意義

——清末国学的世界語（万国新語）論——

林 義 強

在清末，通過旅居日本与法国的一部人的學習与提倡，世界語（万国新語）迅速地引起廣泛的重視，正如詞名所示，它被賦与「万国共通」和「嶄新先進」的意象，並進而在部分重建中国文化的論述中成為一個独特的存在。巴黎『新世紀』雜誌的李石曾，吳稚暉等人主張廢除漢語，以世界語取而代之，並予言世界語將成為世界統一語言。

清末国学論者中雖有劉師培等人的部分論點接近於此，但对廢除漢語的主張則一致地作出了針鋒相對的反駁。本稿以章炳麟的相關論述為主要材料，從進化論，交流論，國粹論/國性論三個主軸對清末国学陣營的駁論進行分析。章炳麟反對以進化論評定語言的高下，宣揚漢語在中国的獨特價值。雖然他也承認世界語有利於中外交流，但他認為歷史傳承与國內語言相通的重要性遠勝於此，而這只有漢語才能勝任。因此，清末国学重視語言研究，力圖以更為古老，更為純粹的漢語作為標準語統一中国語言。在更為根本的層次上，國粹論視語言為「国学」之大要，「國性」之賴以存在的基礎。實際上僅據此點即可直接推斷，廢除漢語無異於解散以漢語為基礎所構成的共同体，而世界語在中国不僅沒有歷史根基，更將人為地切斷中国的歷史，將注定不可能成為中国人的「國性」的根源。

清末圍繞世界語所發生的論爭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爭點在漢語而不在世界語。論爭雙方對世界語都認識有限，即使是狂熱的提倡者當時也只不過初學者水平而已。所以相關論點大都流於空汎，這一方面的論爭只是幾個抽象觀點的簡單交鋒。雙方的爭點以及由此論爭刺激而起的論述与著述的重點都落在漢語上，其中最大的成果是章炳麟的漢字注音法。此法的創造可能曾從日語假名得到過啟發，也不難窺見其中隱含有世界語提倡者以表音化改造漢語的見解。